

论宋代咏物诗对 “缺席之物”的赋咏

郑韵扬

【提要】宋代咏物诗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对“缺席之物”的赋咏。其所咏之物于当下并不存在,或者未正常、直接地显现。这在诗中具体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物尚未出现或出现后消失,体现了宋代咏物诗择物眼光的深细化。二是在某种特定时节,通常会存在的事物意外地并未出现,与诗歌日常化密切相关。三是诗人在与物的互动中发现其缺席,表现出对诗境的主动构建。对“缺席之物”的赋咏,反映了宋人对自然、物与我的认识转变,展现了宋代咏物诗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咏物诗 缺席 物态 物性 诗境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8) 06-0077-10

宋代咏物诗在艺术上有丰富的特色,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对“缺席之物”的赋咏。所谓“缺席之物”,是指所咏之物于当下并不存在,或者未正常、直接地显现;诗歌围绕物的缺席状态展开赋咏,引发联想。从诗题看,这些作品常题为“无某物”、“不见某物”、“某物未开”、“寻某物不遇”等等,如“中秋无月”、“重阳不见菊”、“牡丹未开”、“寻梅花不遇”。这类咏物诗体现了宋人独特的择物眼光、观物方式和咏物技巧。

咏物诗的创作发端于六朝,在唐代颇为繁荣。长期以来,学界对咏物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唐代与唐前,对宋代关注较少。有关研究对宋前咏物诗的题材分类、表现手法、重要作家、艺术成就等问题都有详尽探讨。^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咏物诗基本内涵的认识,即认为咏物诗是以植物、动物、天象及其他自然物、人工物品等特定事物为表现主体,诗中作者或就物论物,或借物咏怀寄寓深意,或二者相融的诗歌。^②这一认识较好地反映了宋前咏物诗的特点,但对于深入理解宋代咏物诗,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宋代咏物诗,无论是所关注物态的丰富性,还是观物方式的多样性,较前代都有很

^① 如赵红菊的《南朝咏物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指出咏物诗在南朝确立了基本体制和独立审美价值;杨凤琴的《唐代咏物诗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总结了唐代咏物诗从思想到形式都具有博大深厚的特色,心物交融达到完美境地;于志鹏的《宋前咏物诗发展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梳理了咏物诗经历先秦的萌芽、六朝的发展成熟,在唐代达于鼎盛的发展脉络。

^② 参见杨庆华、尹仲文:《咏物诗刍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第73~79页;于志鹏:《宋前咏物诗发展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大拓展。其所展现的物我关系，也绝不局限于咏怀寄托这种传统形态。对“缺席之物”的赋咏，就是宋代咏物诗极具新意的开拓。这类作品对物态的观察、对物我关系的处理，都迥异于前代的咏物诗，但仍然具有以特定事物为表现主体、赋咏其状态和性质的鲜明特色，与单纯感物之作不同。如果简单沿用宋前咏物诗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就容易将其视为一般的因物感兴之作，难以充分认识其观察物态、探讨物性的咏物内涵。^① 研究这类作品，对深入理解宋代咏物诗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宋代咏物诗的研究，主要关注梅花、牡丹等经典题材和“禁体物语”的表现手法。^② 许多研究者对宋代咏物诗的创作实际缺乏考察，沿袭宋前咏物诗的研究模式，排除了很多独特的作品和现象，由此认为宋代咏物诗因袭多于创新；或是简单套用唐宋诗差异的相关结论，泛泛谈论宋代咏物诗有重筋骨思理、多议论和散文化等特点，并未触及咏物诗作为独特题材类型的实质。本文通过对宋代咏物诗赋咏“缺席之物”这一现象的分析，试图深化对宋代咏物诗艺术成就的认识，进而使咏物诗的内涵获得更为充分的理解。

一、缺席的物态：未开与已谢

宋人所赋咏的“缺席之物”有多种表现，最常见的是物尚未出现，或出现后消失这种独特的物态。这多见于咏花之未开与已谢，如：

老树天机早，潜回一点春。寒梢方蓓蕾，玉骨已精神。冷淡看前辈，芳菲总后尘。更须香共色，未是览花人。（刘克庄《未开梅》）

日惨东风正怒号，小园寂寂闭蓬蒿。可能春色如人事，独发玄都观里桃。（张耒《二月二十一日东园桃李未开有感二首》其一）

红襟未开知婉娩，紫囊犹结想芳菲。此花似欲留人住，山鸟无端劝我归。（王安石《后殿牡丹未开》^③）

这三首诗关注的都是未开之花，具体角度和手法各有特色。刘克庄诗描写老树有了一点开花的迹象，虽然只是蓓蕾，但已具备精神。诗人不在乎梅花更多的香与色，珍贵的只是此时的清冷。张耒诗则主要采用环境烘托和用典的方式，以日色惨淡、东风怒号、小园萧寂，烘托桃李未开的寂寞；以玄都观桃花暗讽新贵和趋炎附势之徒，此处则借此典衬托自己如未开桃李般落寞。王安石诗先以“红襟未开”、“紫囊犹结”描写牡丹花苞外形，因为能从眼下形状想象盛开时的“婉娩”、“芳菲”。有了期待，故感到牡丹似要以此盼头留住自己，而后殿这一环境又使牡丹象征了仕宦，与山鸟的劝归两相较量，折射了诗人面对出处的复杂心态。

咏已谢之花，在宋代咏物诗中同样常见。落花是中国古代诗歌常见意象，前代咏物诗也有不少以此为题材。如李商隐《落花》：“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肠断未忍

① 就笔者管见，此前关注“缺席之物”的仅有黄尽穗：《论诚斋诗中的“景物缺席”》，王水照、朱刚主编：《新宋学》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该文即是以一般的写景诗来论物的缺席，并且认为杨万里之前的诗歌极少表现对缺席景物的关注，将之归结为南宋士大夫转向内心世界开拓的表现。实际上“缺席之物”在北宋诗中已相当多见，在咏物诗传统中也自有其意义。

② 如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路成文：《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以唐宋牡丹审美文化与文学为个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邹巖：《咏物流变文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论“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第211~223页。

③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49、13300、6717页。

扫，眼穿仍欲归。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① 但可以看出，此种咏落花诗赋咏的只是一种概念化、模糊化的物象，而非某一具体之花的缺席的物态。宋代才大量出现对具体之花已谢状态的赋咏，如：

一岁秋香又一空，落英憔悴怨西风。开时占断西风晓，岂念荷花脱病红。（杨万里《木犀落尽有感二首》其一）

寻芳长恨见花迟，岂意看花独后期。试藉落英聊共醉，为怜残萼更攀枝。清香肯以无人减，幽艳惟应有蝶知。开谢两堪成怅望，伤春不到柳丝时。（欧阳修《陪饮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谢因成七言四韵》）

去年君到见春迟，今日寻芳是夙期。只道朱樱才弄蕊，及来幽圃已残枝。飘英尚有游蜂恋，著子唯应谷鸟知。把酒聊能慰余景，乘欢不厌夕阳时。（梅尧臣《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谢》）^②

如果说未开之花尚有花苞，能对其进行适当的外形描写，辅以对盛开形态的想象，与一般咏物诗的手法区别尚小；而已谢之花，外在特征已不明显甚至完全消失，展现出更为彻底的缺席状态，需要更多从侧面着笔。诗人往往采用时空对比、环境烘托，以及虚词连结等手法。杨万里诗写凋落的木犀怨恨西风，可是它盛开时占尽了西风给予的生意，当时荷花已不堪秋风凋零，也未见木犀怜惜，在对比中赋予了物生动的心理和情态。欧阳修和梅尧臣诗也对比了今昔，即昔日寻花总恨迟迟不开，或是觉得刚开不久，转眼却只剩“残萼”、“残枝”，并用蝶、蜂、鸟等烘托了花的缺席。而大量运用的虚词，如“岂意”、“只道”、“及来”等，简练而自然地衔接了时空转换；如“更”、“肯以”、“惟应”、“已”、“尚有”等，包含了无花与有花的辩证联系。咏的虽是当下缺席的花，但蕴含着它在不同阶段的状态，即许多本性不会随着缺席而消失。这就串连起诗人复杂的情感变化——在期盼花开、惋惜花谢和寻觅花残存的痕迹之间，转向聊以行乐、自我排遣，细致深婉地表达了物情。

除却个体的未开与已谢，宋人还在不同时空与对象的相互对比中赋咏缺席的物态，如：

知州宅畔繁如雪，录事厅前落似梅。副使官闲花亦冷，至今未有一枝开。（王禹偁《知州厅杏花昨日烂漫录事院今日零落唯副使公署未开戏题二韵》）

遥知画舫舣江隈，寒勒梅花未得开。唯有山堂红烛下，至今繁艳傍尊罍。（蔡襄《韩玉汝山堂会别梅花已盛至苏州示谕水乡天寒未开》）

今年为况添萧瑟，无菊能酬九日杯。天意似怜愁欲绝，故令岩桂为重开。（赵蕃《重阳甫近菊殊未花而木犀再开遂成一绝》）^③

王禹偁诗对比三个不同地方的杏花，即几乎在同一时间，知州厅的繁盛如雪，录事厅的已像开放更早的梅花而飘落，副史公署的竟一枝未开，大概官职清闲，连花都冷落。蔡襄诗兼有空间和时间的对比，即昔日山堂梅花盛开，今日苏州梅花未开。并且，由于友人到了苏州告知花未开，而作者在山堂回应，叙述顺序上先遥想苏州，再照应此地山堂，刚好造成反差。离别时已盛的花，至今依然

^①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3页。

^② 《全宋诗》，第26257、3777、2722页。

^③ 《全宋诗》，第796、4814、30795页。

繁盛，由此空间和时间都又叠加了一层对比。赵蕃诗则是联系不同种类的花，即重阳将至，通常开放的菊花今年未开，因此更觉萧瑟，但幸而有桂花，而且是已谢后重开的，好像天意怜惜诗人，特地让桂花来陪伴。三首诗都是在对比中加强纵深感，凸显了物的缺席。

对缺席的物态的关注，是宋人察物之深细特征的体现。从咏物诗发展史看，这也反映了择物眼光的转变趋势。宋代咏物诗不仅题材数量较前代大大增加，对物的区分也更为细致。首先是标明品种，以牡丹为例。牡丹玩赏风习在中唐就已达到“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的盛况，^①但唐代咏牡丹诗只有少数区分了牡丹是红色或白色。到宋代始涌现精确而多样的品名，诗题会标示出姚黄牡丹、鞞红牡丹、添色牡丹、并三枝牡丹、千叶双头并枝白牡丹等等。其他如梅花、菊花、桃花、芍药等常见植物题材，也是如此。其次是辨析状态，以另一经典题材“月”为例。唐代咏月诗多达三百首，但很少指明月的具体状态。在宋代不仅很多诗题标示出新月、残月、落月等，而且诗人对咏“一般化的月”和“不同状态的月”有明确的区别意识。如宋祁的一组诗：

西颢凉飏度，金枢宿霭收。映波休混璧，入幔且迷钩。蚌冷侵珠润，罗疏逼帐秋。风流知不浅，庾令在江楼。（《月》）

几宵闲北寝，始见映西楼。曲篆临钩误，残黄映额羞。桂稀山自冷，珠浅蚌兼愁。巧作纤纤句，才能喻两头。（《新月》）

娟娟天外月，正见上朝人。老桂欹藏树，纤钩侧抱轮。气清仍泛露，光淡即迎晨。尚作裴回意，西楼对结邻。（《马上见残月》）

已照金枢穴，初乘玉女扉。望花愁桂老，数叶畏萸稀。汉蚌兼珠隐，边兵背塞归。持将离妾恨，一问上天飞。（《落月》）^②

四首咏月诗体裁相同，措辞、用典、抒情角度高度一致，但诗人通过同类典故和措辞的细微变化，辨析了月的不同状态。《月》咏一般化的月，颌联“映波休混璧，入幔且迷钩”，璧是圆状玉器，喻满月，钩自然是形容新月或残月，^③一联兼及两种状态；尾联隐含庾信诗“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拟咏怀》），^④也是暗合月的不同状态。蚌生珠和月中桂都是咏月的熟典熟语。古人认为蚌孕珍珠与月的盈亏有关，唐人有诗“老蚌胚还应月生”（刘禹锡《答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⑤“未必明时胜蚌蛤，一生长共月亏盈”（李商隐《城外》）。^⑥《月》只说“蚌冷侵珠润”，《新月》则是“珠浅蚌兼愁”，《落月》是“汉蚌兼珠隐”，以珠的“浅”和“隐”区分新月和落月。同理，残月是“老桂欹藏树，纤钩侧抱轮”，虽此时残缺，犹示本体是完整的；落月只是“望花愁桂老”；新月是“桂稀山自冷”。而花的开谢与此性质类似，都体现出诗人对具体状态的把握。

由于宋人习惯细致深入地观察和区分物，使得物在不同时间、地点和阶段的状态都能成为独立的表现对象，也往往形成联系对比，发现“无”这种极为特殊的缺席状态便在情理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对物的不同状态的关注影响深远。如元代谢宗可《咏物诗》被四库馆臣指出“其标题亦皆纤

①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9页。

② 《全宋诗》，第2406、2407页。

③ “新月”、“残月”在诗中偶尔会泛指初升和将落的月亮，未必形状如钩。此处语义还是依照大多数情况，特指形状如钩的月亮。

④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2页。

⑤ 刘禹锡：《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41页。

⑥ 《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815页。

仄”。所谓纤仄的标题和取材，实际就是沿着发掘不同状态的思路而开拓的。当然，如果单纯以这种方式寻找新题材，弥趋尖巧，终不免导致“但以得句相夸，不必缘情而作。于是别岐为诗家小品，而咏物之变极矣”。^① 缺席之物，还有着更具深度和生命力的表现。

二、物的意外缺席

“缺席之物”的第二种表现，是在某种特定时节，通常会存在的事物并未出现。与前一种表现相比，这种缺席多了些意外的味道。典型的代表是众多关于“重阳不见菊”的诗：

节物今年事事迟，小春全未到东篱。可怜短发空欹帽，欠了黄花一两枝。（范成大《重阳不见菊二绝》其一）

旧说黄杨厄闰年，今年并厄菊花天。但挹青蕊浮新酒，何必黄金铸小钱。半醉嚼香霜月底，一枝却老鬓丝边。阿谁会得开迟意，暗展重阳十月前。（杨万里《九日菊未花》）

谁知九日接宾觞，未放寒花折露房。早是生来悲晚节，那堪开不在重阳。满头且应良辰插，一夜宁衰浅意香。守待金铃披绝艳，共君拈蕊醉余芳。（韩琦《九日赏菊未开席上次韵答崔象之寺丞》）^②

重阳赏菊饮酒，汉魏时已有风俗，唐代其更是成为正式节日，但咏菊诗明确与重阳联系的其实不多。而在宋人眼中，菊花显然成了重阳节的“标准配置”，到了重阳如果没有菊花，就会令人觉得反常、失落。范成大和杨万里都是在“节物今年事事迟”、“旧说黄杨厄闰年”的背景下点出“欠了黄花一两枝”、“今年并厄菊花天”，突出了菊花之于重阳的地位。韩琦则结合菊花特点，说本就悲伤的菊花比众芳晚开，何况到了重阳也不开。菊花缺席，只好用“何必黄金铸小钱”、“一夜宁衰浅意香”自我安慰，这也是对菊花的侧面描写；并且仍期待菊开，“阿谁会得开迟意，暗展重阳十月前”、“守待金铃披绝艳，共君拈蕊醉余芳”，届时仍要赏菊饮酒尽兴。

“中秋不见月”，是这类意外缺席的咏物诗的又一典型，也是在宋代才形成风气的。^③ 例如：

风雨来无定，泥涂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众人心。云外天衢净，人间浊雾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愔愔。（苏辙《中秋无月同诸子二首》其一）

懊恼闲云取次生，中秋观月悞人情。一时虽不充群望，万古终难掩至明。疑有阴魔憎好事，更虞淫雨害丰盛。须知席上徘徊意，直似葵心向日倾。（韩琦《辛丑中秋不见月》）^④

中秋赏月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对于中秋不见月的意外，诗人形成了一些特定的理解和表达。首先是因为月的缺席倍感失落，“直埋今夜月，真失众人心”、“须知席上徘徊意，直似葵心向日倾”都体现了对月的热切期待。而无月的原因一般是多云或下雨，这被赋予了奸邪蒙蔽光明、处境艰难的内涵，即所谓“风雨来无定，泥涂日向深”、“人间浊雾侵”、“疑有阴魔憎好事，更虞淫雨害丰盛”。与花不同的是，诗人知道月此时只是暂被遮蔽，并不是真的不存在，因此常出现兼及无与有两种状态、颇

^① 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68，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53页。

^② 《全宋诗》，第26044、26638、4043页。

^③ 唐代咏月的缺席的诗仅有罗隐《中秋夜不见月》《中秋不见月》和元稹《中秋夜不见月》3首。

^④ 《全宋诗》，第10110、4043页。

具哲理性的描写，如“云外天衢净”、“一时虽不充群望，万古终难掩至明”。这几点在其他诗中还有很多体现。表达缺失感的如“任是他时圆更好，争如今夜略分明”（韩琦《中秋不见月》）、“一气人间清自转，孤光云外好看谁”（强至《依韵和王立之中秋阴云不见月》）、“底事隔年会，不怜今夕人”（朱弁《丙申中秋不见月》）等。^① 即使知道月能更圆更亮，中秋的遗憾也无可消除。赋予道德内涵，或愿祛除遮蔽的，如“世间未必皆同恨，亦有居心不净人”（宋祁《中秋夜不见月二首》其二）、“群邪利幽暗，左右觉窻窳”（文同《二年陵阳不见中秋月》）、“便有倚天剑，决云殊细微。清光自无蔽，绝境转知稀”（刘攽《和孙宣德中秋不见月》）等等。^② 揭示月的原本性质，辩证看待缺席的，如“明月幸无亏损处，浮云应有敛收时”（赵抃《次韵王宪中秋不见月》）、“可笑薄云工料理，何曾遮却一分圆”（李流谦《次韵彦博中秋不见月》）、“彼云初无心，此月亦何伤”（魏了翁《中秋无月分韵得狂字》）等等。^③

还有一些作品的构思和技巧更特别，例如：

试问玉蟾寒皎皎，何如银烛乱荧荧。不知桂魄今何在，应在吾家紫石屏。（欧阳修《中秋不见月问客》）

天嫌物兼美，而使密云藏。已向石屏见，何须照席光。（梅尧臣《中秋不见月答永叔》）

去年中秋端正月，照我霏襟万条血。姮娥留笑待今年，净洗金觥对银阙。高唐妒妇心不闲，招得封姨同作难。岂惟恨满月宫里，肠断西山吴彩鸾。却疑周生怀月去，待到三更黑如故。人间今乏赵知微，无复清游继天柱。南枝乌鹊不敢晬，倚杖三叹风枝斜。明年强健更相约，会见林间金背蟆。（陈与义《中秋不见月》）^④

欧、梅二诗有独属于他们的背景。欧阳修曾受友人张昞之赠送一块紫石，制成砚屏，其《月石砚屏歌序》记载：“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虽世之工画者不能为，盖奇物也。”^⑤ 欧阳修十分喜爱这块石头，其咏砚屏诗也是围绕天上的月与石上的月纹的联系而进行构思的，以至于在月缺席不见时，联想到身边存在的砚屏，得出月在砚屏上的解释。梅尧臣也给予了同理的回应，因为上天不喜事物兼美，砚屏上既然有月，天上也就不需要有月了。陈与义诗的独特之处主要在表现手法上，“姮娥留笑待今年”、“高唐妒妇心不闲，招得封姨同作难”、“却疑周生怀月去，待到三更黑如故”等的内涵不外乎指向对月的期待、惋惜和对缺席的道德化解释。但由于其密集运用典故，尤以神仙事为多，造成高远飘动的效果。全诗很少直观描写，但又句句都有月的缺席。

表现意外缺席的咏物诗的盛行，与诗歌日常化有密切关系。随着诗歌与日常生活结合程度的加深，并且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交工具，特定时节的创作无形中有了程式，如中秋咏月、重阳咏菊、腊月咏梅。内容也多有陈套，如咏菊多搭配酒。钱钟书《宋诗选注》说：“（诗人可以）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斋所谓‘不可无

① 《全宋诗》，第4004、6999、18318页。

② 《全宋诗》，第2575、5375、7211页。

③ 《全宋诗》，第4183、23968、34905页。

④ 《全宋诗》，第3798、2956、19491页。

⑤ 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0页。

诗’的。”^① 某时节咏某物的创作高度熟化，以至于在该物缺席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围绕其赋咏。典型例子如郭印有诗题云：“少虚以中秋有月，预作诗，亦次韵矣，而月不为出，因成数语，以解前篇”。因为中秋要咏月几乎是必然选择，诗人不仅提前作诗，连次韵应酬都完成了，可见惯性之大；谁知中秋竟然无月，只好又作诗对月的缺席作了一番解说，其结尾申辩“前诗非游戏，勿作绮语观”。^② 很多诗人在面对物的意外缺席时，其反应也经常是作诗计划被打乱，创作大受影响：

千古明月句，腹中无一阙。（葛胜仲《中秋无月与伸仲饮书斋书呈伸仲》）
与君俱客路，而我欠诗工。（赵蕃《中秋不见月次韵元衡十四夜江干步月五言》）
一宵老兔不成魄，几处诗人却下楼。（杨齐《中秋不见月》）
已无佳月供清赏，赖有新诗耿夜光。（张纲《次韵陈去非中秋无月》）
谁从天上牢遮月，不管人间大欠诗。（范成大《中秋无月三首》其一）
重阳过后开无害，只恐先生不赋诗。（范成大《重阳不见菊二绝》其二）
留连东阁空愁绝，只误何郎作好诗。（尤袤《入春半月未有梅花》）^③

诚然，一方面，程式化的创作会影响诗歌的艺术性，前引例诗在内容、手法和语言上的不少相似之处也难以避免这点。但另一方面，在题材惯性下关注意外缺席的物，正表明诗人对物性的高度尊重和逆向思维的创新。在特定时节的场景下，其实有很多可以赋咏的事物，对未在的事物也可以作想象之辞。而诗人的眼光越过当下的实在物，专门将视线集中在某一种未在物上，既客观、具体地凸显了该物缺席时的特性，又通过揭示其缺席彰显了物的价值。

三、人与物互动中的缺席

“缺席之物”的第三种表现比较复杂，是物并非不存在，只是诗人受一些条件限制无法看到；或是经过探寻或对比，发现某物没有出现。概言之，这种表现相较于前两种而言更多地体现了人与物的互动，例如：

江上清香隔水闻，林间不见雪纷纷。春寒忽忆登山屐，归梦犹寻谷口云。（范祖禹《黄鲁直示千叶黄梅余因忆蜀中冬月山行江上闻香而不见花此真梅也鲁直然余言曰不得此乐久矣感而赋小诗》）

瘦竹犯寒扶直节，蕉花垂老抱丹心。小园半月隔风雨，搔首相望空苦吟。（郑刚中《栽竹种红蕉后数日阻雨不见赋小诗》）^④

这两首诗表现的是诗人受限而不能见物的情况。范祖禹诗中，昔年只闻香而不见花，今日见到黄庭坚出示千叶黄梅才明了当年眼中缺席的是何物。江水、花香、山林、落雪、云雾的烘托使得全诗意境十分幽静缥缈，“春寒”点出当下，“忽忆”又引回记忆，往事野趣就像当年的梅花一样迷离而难以追寻。郑刚中诗中的竹和芭蕉也都存在，只是因为下雨而无法去看，隐含的是诗人自己的行为造

^① 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66 页。

^② 《全宋诗》，第 18637 页。

^③ 《全宋诗》，第 15616、30636、7898、17887、25977、26044、26857 页。

^④ 《全宋诗》，第 10370、19103 页。

成了物的缺席。此外，因为探寻对比而发现物的缺席的例子就更多了：

东冶亭西红白梅，贮琼藏玉为谁开。一枝不遣幽人赋，忍待春浓醉客来。（项安世《东冶寻梅未开》）

汉庙名园甲颖昌，洛川珍品重姚黄。雨余往看初疑晚，春尽方开自不忙。争占一时人意速，养成千叶化功长。老人终岁关门坐，花落花开已两忘。（苏辙《城中牡丹推高皇庙园迟适联骑往观归报未开戏作》）

梅花不复见，况乃扳花人。花飞别故树，粉黛化为尘。秋风卷落叶，虫豸鸣悲辛。昏鸦投旧巢，匹侣自相亲。缺月行复满，归云本无垠。因题忆花篇，此意难重陈。（蔡襄《丙申秋八月过渔溪驿驿旧有梅数株尝题诗记今无有也二首》其二）^①

项安世自许幽人，早于大众寻梅，梅花却未领情开放。这使诗人不禁怀疑它要等待春意更浓、醉客纷来时才开。苏辙因儿子寻花告知牡丹未开，想到牡丹不因人的看重早开，而是不紧不慢的“春尽方开自不忙”，忘记花期乃至物我的自己仿佛与牡丹获得了同样的境界。蔡襄则是当年旅途中遇梅，而今故地重游，不见梅花，只余空枝、香尘、秋风、落叶、虫鸣、昏鸦等凄凉景物。月能缺而复满，人却始终漂泊，也寻觅不到当年折梅的安慰。诗人不仅通过与物互动发现物的缺席，而且由于这种主动行为，情感上与物的交流也更深入。

上述行为表明，“缺席之物”不只是无心相遇的偶然现象，甚至也不只是源于诗人对物细微客观地观察。应该说，诗人从来不是被动地转向新题材，而是于日常生活中发现反常，自觉构建成诗境。而且这种发掘是持续的，以前一节所论中秋不见月和重阳不见菊来看，诗人不仅关注节日当天的“缺席之物”，在其他时间也主动地探寻和联系，如陆游《甲辰中秋无月十七夜独皦然达旦》、杨万里《中秋无月既望月甚佳二首》、赵蕃《八月十二夜至十六夜皆无月赋诗三首》、苏辙《闰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黄花园中粲然夺目九日不忧无菊而忧无酒戏作》、文彦博《重阳前五日探菊》、黄庶《八日探菊》、韩琦《阅古堂前植菊二本九月十八日花犹未开因以小诗嘲之》、韩滉《九日无菊月半后始有市者》等等。这些诗赋咏的物都具有与时间相应的情态，如“中秋无月莫尤天，月入秋来夜夜妍”（杨万里《中秋无月既望月甚佳二首》其一）、“秋风应有意，明日是知音”（黄庶《八日探菊》）。^②于是“十七夜”、“十二夜至十六夜”、“闰八月二十五日”、“重阳前五日”、“八日”、“九月十八日”等本无特殊意义的日期，由于与节日的联系，以及与节日典型行为形成的落差，成为别有趣味的诗境。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不仅会利用“缺席之物”构建诗境，他们对咏物诗本身的作用也有某种自觉意识。诗人经常会以诗催促“缺席之物”出现。似乎在他们心中，咏物诗是能真正承担与物交流的功能的。如朱淑真《堂下岩桂秋晚未开作诗促之》：

着意裁诗特地催，花须着意听新诗。清香未吐黄金粟，嫩蕊犹藏碧玉枝。
不是地寒偏放晚，定知花好故开迟。也宜急趁无风雨，莫待霜高露结时。^③

诗人特地为未开的桂花作诗，希望桂花能认真听取，在描写花未开的形态后，表示定是因为花太好

^① 《全宋诗》，第 27449、10107、4771 页。

^② 《全宋诗》，第 26166、5485 页。

^③ 《全宋诗》，第 17968 页。

才开得迟。但诗人仍寄语最好趁没有风雨开放，不要等到霜露深重。全诗具有与桂花对话的口吻，人与物展开了平等亲近的交流。类似诗句还有“不应辜酒伴，宁是欠诗催”（虞俦《秋晚矣菊犹未开小诗速之》其一）、“扬州何逊在，政用小诗催”（曾几《高邮无梅花求之于扬帅邓直阁》）、“凭君妙句先催发，调护高枝莫中伤”（沈与求《次韵郑维心探梅未花》其二）、“诗催全不力，煮水换铜壶”（范成大《丁未春日瓶中梅殊未开二首》其二）、“传语翟园千树梅，不应藟苴索诗催”（杨万里《遣人探梅翟园云尚未开》）等等。^①

事实上，宋代咏物诗的转变，正源于宋人对自然、物与我的认识的转变。一方面对物性的认识更加细微、客观、理性；另一方面，由于将万物纳入思考范围和咏物诗的结构，自然的权威性和神秘感被部分消解，物与我的关系变得平等、亲近、富有生命力，而非单向的外形刻画或感情比附。对“缺席之物”的赋咏，也常体现物、我与自然乃至诗歌本身的丰富关系：

一年秋是桂花开，谁道今年负酒杯。造物小儿真恶剧，痴顽老子久摧颓。清风明月不常有，溪友山翁试与来。夜寂尚怜诗骨在，时能引手作敲推。（方岳《病起木犀已谢》）

雪意垂垂云满天，梅花一枝放清妍。与君蹋雪看不足，归来吹铎传诗篇。此诗只许梅压倒，句中染香疑登仙。梅兮再四乞避舍，杳渺初不到灵坚。我恐么凤暗作祟，岭梅碧落侍班联。空留佳语涂耳目，岁月冉冉知几迁。况君姓氏占仙籍，随分了却尘世缘。想今共梅成莫逆，投壶一笑三千年。江南春讯谁领略，杖头那用挂酒钱。（张侃《家园有梅一株依附篱落潘圣功喜其有古意戏占云早是江南春讯动枝头已着两三花癸酉岁梅不生花己卯秋尾圣功云亡怆然有感觉于篇什》）^②

方岳诗中的“造物”即创造化育万物的自然。诗人因病没赶上桂花开放，本应嗟叹自然无情，但其不垂怜于老病的自己和短暂的花，却言“造物小儿真恶剧，痴顽老子久摧颓”，不仅对自然十分亲近，还把自己放到了和自然对等的位置。同时诗人也接受了“清风明月不常有”的事实，与友人继续作诗表达对桂花的怜爱。张侃诗由梅花的缺席想到亡故友人，前四句是写昔年与友人看梅、咏梅。其后“此诗只许梅压倒，句中染香疑登仙。梅兮再四乞避舍”，诗仿佛也具有了灵性，和梅对等互动。而友人离世被称为“想今共梅成莫逆，投壶一笑三千年”，人与物友善结合，空灵的意境消解了自然和命运的悲哀。清人李重华评价咏物诗的物我关系称：“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③“放顿在里面”即物我交融、不即不离的咏物诗，也是传统咏物诗评价标准中价值最高的一类咏物诗。宋代咏物诗，更多的恐怕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的，创作者的角色常常凸显，掺入很多看似游离“物”外的内容，但不是简单寄托和强行发挥，而是建立在对物性的充分探讨上。

四、结语

通过观察宋代咏物诗对“缺席之物”丰富而深入的赋咏，可以看出宋人择物眼光格外深细，注重区分物态，客观认识物性的特点。在观物方式上，宋代咏物诗善于从日常中发现意外，与物亲密

^① 《全宋诗》，第 28475、18537、18796、26011、26226 页。

^② 《全宋诗》，第 38362、37117 页。

^③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30 页。

互动交流，主动构建多样的诗境和丰富的关系；并且擅长运用时空对比、环境烘托、虚词连结、用典等技巧，准确表现事物复杂多变的状态和联系，蕴含细腻深婉的物情。这些都是宋代咏物诗极大的艺术创新。

认识到宋代咏物诗这些特色，对咏物诗的内涵和评价也会有更完善的认识。古人作诗、论诗注重因物兴感、托物言志，论述咏物诗的产生原理和评价标准也以此为中心。如薛雪“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① 施补华“咏物诗必须有寄托”，^② 钱泳“须在不即不离之间”等等。^③ 今人“或就物论物，或借物咏怀寄寓深意，或二者相融”的定义，以及对心物交融境界的重视，也是深受此影响。托物寄兴诚然是咏物诗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能比较准确地涵括宋前咏物诗的艺术成就，却并不完全适应咏物诗在宋代的发展实际。对“缺席之物”的赋咏，就鲜明体现了宋人对物态的关注和观物的方式相较于前代的重大突破。咏物诗中对物性的描摹和联想，物之价值的彰显，人与物关系的展示等，都是传统定义所难以容纳的。这启示我们应当更仔细地考察古人的咏物诗创作和评论的情况，体会其择物眼光、观物方式和咏物技巧，接纳种种有价值的新现象。这样才能深入认识宋代咏物诗的艺术创新成就和意义。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左杨

A Study on the Chanting of “Absent Objects” in Yongwu Poetries in the Song Dynasty

Zheng Yunyang

Abstract: There is a very special phenomenon of Yongwu poetries (object-chanting poetries) in the Song Dynasty, which is the chanting of “absent objects”. It means that the objects of Yongwu poetries do not exist at the moment, or do not appear normally and directly. This is reflected in three detailed forms in the poetries. First, the object had not appeared, or had disappeared after it appeared, which embodied the deepening and refining of object selection of Yongwu poetries in the Song Dynasty. Second, at specific times, the object that usually existed unexpectedly did not appear,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outinization of poetries. Third, poets found the absence of object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m, which embodied the active construction of poetic conception. The chanting of absent objects reflects the change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objects and themselves, and shows the unique value of Yongwu poetries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Yongwu poetry; absence; state of objects; qualities of objects; poetic conception

^① 薛雪：《一瓢诗话》，《清诗话》，第 704 页。

^② 施补华：《岷佣说诗》，《清诗话》，第 976 页。

^③ 钱泳：《履园谭诗》，《清诗话》，第 889 页。